



時間：2018年6月8日. 星期五. (18:00~20.10) 周書.14 召誥

14.召誥

《紫材的微子肆徂時入了洛邑，召公取用為筮內之召告文言》

1. 成王在豐，欲宅洛邑，使召公先相宅，作《召誥》。

【譯】成王(卦中成究金滕的革新命體之王)在“豐(卦心的筮內匯集六爻人甬、信物之登口處。)", 欲定宅於洛邑(公爵內映落信息的尚未啟用之邑地)，使“召公(感召信念登入腦室公爵內的天公)", 先行相宅(觀臨筮內月映心相的宅第)，作《召誥(紫材的微子肆徂時入了洛邑，召公取為筮內的召告文言)》。

2. 惟二月，既望，越六日乙未。王、朝步自周，則至於豐。

【譯】惟以“心胎的第二刻幅迴光月映”，隨既仰望(筮內月輪中映入腦室公爵之迴紋)。跨越“一旬的第六日”乙未(天干：乙。地支：未)。王(胎藏內綜審卦中三界之人主)，在朝晨起步，親自周行於卦位，依法則(干支時輪的周行法則)登至於“豐(公爵內匯集筮內六爻之人甬、信物處)”。

3. 惟太保，先周公，相宅，越若來三月。惟丙午，既肫，越三日戊申，太保朝至於洛，卜宅。厥既得卜，則經營。越三日庚戌，太保乃以庶殷，攻位於洛納。越五日甲寅，位成。

【譯】惟以“太保(胚胎甲地的尸位內保生者。即：基因人子的保生者)”，先於“周公(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)”，“相(宰理木道月映的心相)於額內臨照卦心的宅第，跨越允若將來的“心胎…卦心映模第三月紋”。

惟以丙午(天干：丙，地支：午)“額光月映的心相冒出(肫)”。越第三日的戊申(天干：戊，地支：申)。

太保，於朝晨達至於“映落心相入爵內的爻中(洛)”，依心電脈沖的信納之卜通而定宅。厥作祖靈逆出卦心時，既含此卜通之德，則可經營為之。越第三日的庚戌(天干：庚，地支：戌)，太保乃以其卜通之德，來蕃庶殷蘊攻克邑地，而將時位定於“洛納(映落心相入公爵內爻中納取回文處)”。越第五日的甲寅



(天干：甲，地支：寅)，干支時輪的“卦位（心相映模）”，就“入相（映入心相構思於公爵內）”完成度智過程。

4. 若_允翼_日乙_卯，周_公朝_至於_洛，則_達觀_於新_邑營_之。越_三日_丁巳_巳，用_牲於_郊，牛_二。越_翼日_戊午_午，乃_社於_新邑_之，牛_一，羊_一，豕_一。越_七日_甲子_子，周_公乃_朝用_書，命_庶殷_之、侯_之、甸_之、男_之、邦_伯。厥_既命_殷庶_之，庶_殷丕_作。

【譯】允若“翼日（開展基因羽翼記憶的來日）”乙卯（天干：乙，地支：卯）的時位，周公（周行卦中天下道脈出入公爵的天公）朝至於“洛（映落心相入公爵內爻中）”，依干支法則抵達觀照所給於的公爵內新邑以營造。

越三日丁巳（天干：丁，地支：巳），用犧牲的品物交換於城郊，牛二（意志中樞依牡音分成二道來牽引）。越翼日戊午（天干：戊，地支：午），乃立“社（基因中央土交會的社址）”於新邑，牛一（意志中樞依牡音合成一道來牽引），羊一（額首咸陽的氣息合成於一道），豕一（心胎映模的網紋成於一道）。

越七日甲子（天干：甲，地支：子），“周公”乃在朝晨使用書冊登載入公爵內，命令心胎爐火蕃庶殷蘊“人、猿共通的基因始祖(侯)、構思文句的塔基(甸)、男魂的力勁(男)、耳聞家邦照白的加著者(邦伯)”。厥作既往其新命而殷蘊蕃庶，使心胎爐火蕃庶之殷蘊深入上天的基因胚源而生作。

5. 太_保，乃_以庶_邦塚_君，出_取幣_之，乃_復入_錫周_公。曰_之：「拜_手稽_首，旅_王若_之，公_誥告_之，庶_殷越_自，乃_御事_之。」

【譯】“太保（胎藏內的基因人子保生者）”，乃以蕃庶之邦的“塔基地藏”內塚君，冒出以取用對價的錢幣，乃復入以幣孔光錫而恩賜於周公。曰：「拜手稽首，軍旅“王”所允若，“公”的召告應若；所蕃庶殷蘊的，才能跨越自身先世所設定，乃中亦能交由“天君”所御事。」

6. 嗚_呼！皇_天、上_帝，改_厥元_子，茲_大國_之，殷_之命_之。惟_王受_命無_疆，惟_休亦_無疆_之。



【譯】嗚呼！額首神庭冒出的龍神（皇天）、胎藏內卦中天界的“上帝”，因之能改變厥作的“元子（胎元之基因人子）”，依“茲（腦波辭令的慈音航引）”音深入塔基地藏大國，以殷蘊之往其中天演之命。惟有“王（胎藏內綜審卦中三界子民之人主）”承受其使命之無疆周身，惟以返入“休作（默化於尸位）”才亦處空靈之無疆。

7. 惟_レ恤_レ，嗚_レ呼_レ！曷_レ其_レ奈_レ何_レ，弗_レ敬_レ？天_レ既_レ遐_レ終_レ，大_レ邦_レ殷_レ之_レ命_レ，茲_レ殷_レ多_レ先_レ哲_レ，王_レ在_レ天_レ越_レ厥_レ；後_レ王_レ后_レ民_レ，茲_レ服_レ厥_レ命_レ，厥_レ終_レ智_レ藏_レ瘵_レ在_レ。夫_レ！知_レ保_レ抱_レ攜_レ，持_レ厥_レ婦_レ子_レ，以_レ哀_レ籲_レ天_レ，徂_レ厥_レ亡_レ，出_レ執_レ。

【譯】惟以“恤（體會骨髓內血氣流動）”其中，嗚呼！曷其奈何，穿弗中不敬？上天，既已歷階演化於“恤”中而遐遠、末終，骨髓塔基大邦受持心胎爐火所殷蘊之命，在“茲”音中已殷蘊出眾多的基因先哲。“王”已在上天歷階演化時，跨越以往所厥作文祖靈；往後的“卦位綜蕃之王、再生的后土、更新的基因子民”，在“茲”音中亦服順厥作祖靈之命。厥作祖靈之周身末終，亦能將智慧納藏入“瘵（公眾貯存而尚未啟發的腦室）”之所在。

夫（引領卦中人子冒出頭天的大夫）！知識的保生應抱攜、執持，以厥作祖靈入於“婦子（巾脈慧根所附存的基因女魄、基因人子）”，以哀告呼籲上天，能在“徂”中厥作時用以渡亡上天，或冒出意志中樞旨令的卦位渡用以執事。

8. 嗚_レ呼_レ！天_レ亦_レ哀_レ於_レ四_レ方_レ民_レ，其_レ眷_レ命_レ用_レ懋_レ，王_レ其_レ疾_レ敬_レ德_レ相_レ，古_レ先_レ民_レ有_レ夏_レ。天_レ迪_レ從_レ子_レ，保_レ面_レ稽_レ天_レ若_レ。今_レ時_レ既_レ墜_レ厥_レ命_レ；今_レ相_レ有_レ殷_レ，天_レ迪_レ格_レ，保_レ面_レ稽_レ天_レ若_レ。今_レ時_レ既_レ墜_レ厥_レ命_レ，今_レ沖_レ子_レ嗣_レ，則_レ無_レ遺_レ壽_レ者_レ。

【譯】嗚呼！上天亦哀告於卦位四方之民（人甬、字子），其眷屬的構思匹配之運用，應能懋盛文言中之心志，“王”在其中才能迅疾而敬重此獲德之“心相構思”。古昔，基因先民含有“夏（骨髓內炎夏熱情的心思）”，上天才能在迪化時依從此炎夏之民，以保生於卦位三爻的面前，以稽核上天所允若的志向。



當今的卦中時位，既已墜入厥作祖靈冒出心思之天命；當今的卦中“心相構思”就含有了心胎爐灶的庶民殷蘊，與上天迪化其中心志之命格，保生於卦位界面以稽核上天所允若的志向。

當今的卦中時位，既已墜入厥作祖靈冒出心思之天命；當今的心律能依足心徂往，其中脈沖就能航載後生子嗣（人甬、字子），其法則是不遺留尚往中的“壽考（能增長壽命而老成的文句）”。

9. 曰：「其稽我古人之德；矧曰其有能，稽謀自上天。嗚呼！有王，雖小元子哉！其丕能誠於小民。今休，王不敢後，用顧畏於民。王來紹上帝，自服於土中。」

【譯】曰：「（當今的卦中時位）其中將稽核“我古昔基因先人”之福德；引領矢射的目標（矧）以言說其中擁有的才能，稽核謀求將出自上天。

嗚呼！卦中有了“王”，雖然會微小了“元子（胎元之基因人子）”哉！是欲使其中的基因胚源，能依“額首咸陽以文言（誠）”於此中“小民”。

今日若“休作（默化於尸位）”而不使“元子”合成心相之文言，“王”的卦位綜審之構思就不敢隨後，用於瞻顧時則畏懼於民“暑（古老石岩內的不變品位）”。“王”將是以此“元子之心相文言”，前來承受“腦波感召（紹）”於上帝，親自穿服入於卦心基因孔道的中央土。」

10. 旦曰：「其作大邑，其自時配皇天。毖祀於上下，其自時中乂。王厥有成，命治民。今休，王先服殷御事，比介於我有周，御事節性。」

【譯】“旦（周行道脈出入公爵內，黎明出旦時）”曰：「其中“元子（胎元之子、基因人子）之心相”才能生作基因大國的記憶領邑，其中自有的卦中時位，才可配德於皇天。毖（秘密中穿串庇祐）而奉祀於卦中的上、下兩界，其中自有的時位才能中正的“乂”。“王”的心靈厥作才所有成命，而可治民。

當今的卦中時位“休作（默化於尸位）”，“王”才能先行服順、殷蘊心胎而御事，類比、介引於“我”所含有的道脈周行，御事於可節度之習性。」

11. 惟曰其邁，王敬作所，不可不敬德。我不可監於有夏，亦不可監於有殷。我不敢知，



曰： “有夏服天₂命₂，惟₂有₂歷₂年₂。” 我₂不₂敢₂知₂，

曰： “不₂其₂延₂，惟₂不₂敬₂厥₂德₂，乃₂早₂墜₂厥₂命₂。”

【譯】惟以“旦”日其「卍字」軸動心思所邁向的，王敬重其中“元子（胎元之子）之心相”所生作的文言，不可不敬重其中所獲之天德。“我”不可不臨監於“有夏”，亦不可不監於“有殷（含有心胎爐灶所般蘊商傳者）”。

（未有胎元之子、佛子之心相）“我”不敢獲知，說：“有夏已服從天命，惟以其中含有天演造化所歷階的周年。”

（未有胎元之子、佛子之心相）“我”不敢獲知，說：“不能讓有夏延伸天命。惟因其不敬重厥作之德，乃中（未有元子心相）早已墜失心靈厥作之天命。”

12. 我₂不₂敢₂知₂，曰： “有₂殷₂受₂天₂命₂，惟₂有₂歷₂年₂。” 我₂

不₂敢₂知₂，曰： “不₂其₂延₂，惟₂不₂敬₂厥₂德₂，乃₂早₂墜₂

厥₂命₂。” 今₂王₂嗣₂受₂厥₂命₂，我₂亦₂惟₂茲₂二₂國₂命₂，嗣₂

若₂功₂，王₂乃₂初₂服₂。

【譯】（未有元子、佛子之心相）“我”不敢獲知，說：“有殷（含有心胎爐灶般蘊商傳者）”願服上天之命，惟以其中含有天演造化所歷階的周年。”

（未有元子心相）我不敢獲知，說“不能讓有夏延伸天命。惟因其不敬重厥作之德，乃中早已墜失厥作之命。”當今“王嗣（”承受祖靈厥作之命，“我”亦惟以“茲”來接合此（夏、殷）二國之命。“王嗣”若能“映洛心相”於卦心而成功，“王”乃能在其中穿上初服。

13. 嗚₂呼₂！若₂生₂子₂，罔₂不₂在₂厥₂；初₂生₂，自₂貽₂哲₂命₂。

今₂天₂其₂命₂，哲₂命₂吉₂凶₂，命₂歷₂年₂知₂。今₂我₂初₂服₂，

宅₂新₂邑₂；肆₂！惟₂王₂其₂疾₂敬₂德₂。

【譯】嗚呼！宛若“生了基因子民”，於罔然中不處在祖靈厥作心思之天命；是初生時自“貽（待）”其中，以“折返其胎元出口（哲）”之原命。當今胎藏內之上天，以其天演之命而“折返其胎元出口（哲）”命理，以區分“吉或凶”，命理的天演歷階年歲因而有“知”。

當今“我”所初生之穿服，已定宅於“卦心…六爻之筭內”所新成的洛邑；故肆動心律徂往！惟以“王”在其中綜審所迅疾而敬德。



14. 王其德之，用祈天永命。其惟王，勿以小民，淫用非彝，亦敢殄戮用乂民。若有功其惟王，位在德元，小民乃惟刑，用於天天下。越王顯上，勤恤其曰：「我受天命，丕若夏歷年，式勿替有殷歷年。」

【譯】“王”綜審於其中以獲德之，運用之以祈求上天給予永生之天命。其中惟以給予“王”，而不予以小民（後生的人甬、字子）浸淫於非出自於“彝（腦幹孔道內存放天德、天賦的基因器皿）”之器用。小民在“旦”時的亦然中，是勇敢於“殄戮（珍惜殺身成仁的刑戮）”而寧願成為「乂民」。

小民若有功勳於其中，惟以“王”之時位是處在含有獲德的“元子”。小民的乃中功勳，惟以明白“殺身渡亡”之罪刑演義，而承受運用於周行出入公爵之道脈。能使跨越“王”所顯示於卦中上、下二界之故有，使之勤勞撫恤於其中，說：“我是承受於公爵內之天命，依天命使基因胚源能應若“有夏”而歷經其公爵之周年，新的規式是不必更替“有殷”所歷經之舊年。”

15. 欲王以小民，受天永命。拜手稽首曰：「予小臣，敢以王之仇、民百；君子，越友民保，受王威命明德。王，末有成命，王亦顯我。非敢勤，惟恭奉幣，用以供王，能祈天永命。」

【譯】欲求“王”能以小民（後生的人甬、字子），來承受上天的公爵內永生之命。拜手稽首曰：「給予小民的道脈傳導臣使，敢以“王”所綜審構思之“仇（陽九時位所加著）”給予子民滿百照白。君子，才能跨越上下二界不同的爻位領域之朋友，人民才能皆受保護，而承受“王”的恩威之命以明其所德。

“王”的綜審卦位子民到了末盡，就能含有所成究之天命。王”的綜審卦位構思，亦將顯明於“我思”。非敢勤奮以（心欲）欲求，惟以謙恭奉“幣（巾絡輪穴內的靈、質等價交易度量）”，用作供養於“王”，以能祈求於公爵內上天永生之天命。」



一、在瞽目.側微，耳聞心律節奏而調息之際，俑就能獲得「有眚（有生日之見）」。其甲骨文卜辭，有以下司作「眼珠內映紋之俑」，登入「腦細胞元（天珠）」成就智慧之觀法，如下。

俑（蛇蛹與冉子合一.已獲開眼之人形人身）的由來—— 眼睛瞽目伸縮.側微耳根.盯勾心律熱能.所司作：							
1	2	3	4	5	6	7	8
9	10	11	12	13	14	15	16
17	18	19	20	21	22	23	24
25	26	27	28	29	30	31	32
33	34	35	36	37			

1



讀：眼覺（角），或仁眼

閩南話：亦讀大目降。降，是眼內靈光湛入品物。又，台南新化市，原名叫：“大目降（含有“新化”之意）”。

司作眼仁，睜開最大之時，依心律瞽目伸縮.側微眼角（覺）朝向雙耳上方，以提引心思登往，耳膜接連腦樑視窗孔道周行之橫量處。如此，心思將含有耳內、腦樑可審度聞知的成所作智。

2



讀：眼覺.條（附著），或仁眼條

司作仁眼時，瞽目伸縮，側微眼覺以橫量心思，並讓腦幹意志中樞能接連心律，而使眼珠內之眼紋，能含蘊兌澤靈光以附著其所見。